

路及流所徒在役死者亦准此。○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粗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濶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鎌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木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五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腿背均受者，聽即殿亭決者，皆背受。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八終

杜氏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刑法七

守政 赦宥 禁屠殺

守政 周 秦 漢 後漢

周代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行陣次也魏絳戮其

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

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僕御

曰君乏使使臣斯司馬司馬斷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軍

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不敢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死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于之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致死於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君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

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

死為重過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親軍群臣旅會今欲明○秦商鞅著刑名書大

畧曰晉文將欲明刑于是合諸卿大夫于冀宮顛頡

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

寵也斷脊以徇而况于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昔

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

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况踈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

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

至於無刑也○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

橋下久以為蹕過走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

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

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方其時

上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為之輕

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矣帝良久曰廷

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大

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

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為本今盜宗廟

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坏土坏音步侯反為

毀輒故云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議曰釋之為

理官時無冤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爲之輕重是法不
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
言非矣王者至尊無畏息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
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寇察獄至于
五聽三訊罪惡貫盈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衆
棄之天生丞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爲心
至平爲治不以喜賞不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
重慎之丁寧也猶懼暴君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
及于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驚蹕之忿
在孟堅將傳不朽固合判之爲後王法以孝文之寬

仁釋之之言爲據貽萬姓有崩角之憂俾天下懷思
亂之志孫皓隋煬旋即覆亡累舉一二寧唯害人者
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後漢光武爲蕭
王時在河北蔡遵爲軍車令帝舍中兒犯法格殺之
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齊今遵
奉法不避是教令也帝乃賞之以爲刺殺將軍乃謂
諸將曰當避蔡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
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光武建武中
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
下車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筆殺之宣曰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爲治天下乎
臣請得自殺即以頸擊楹流血被面帝令黃門持之
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強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
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
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
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時爲吏者趨於法矣○明
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
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
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爲大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
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
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



漢制槩戟爲斧鉞有衣之戰曰槩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
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而減弟死中
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
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是爲誤
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君子不逆
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顏忠王平
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
劉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其吏
恐諸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

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慢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
等無罪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問四
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內別
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
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
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
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
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
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
歸舍仰屋竊歎甚多冤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
詔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

人○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曠上封事言大理
官司恩寬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朝于五品行中叅見
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物無阿
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乃拂
衣入閣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
帝命引入閣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
不能馭掌囚徒使曠觸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
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人
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一金杯酒
飲訖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大唐貞觀
初太宗務止奸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

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是爲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迂折不肯面從天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管不省與爾死罪雄固言是真竟不肯省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斷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旣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具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

御史李軌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士遵之于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垂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上東閣左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人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若錄功捨過非憲司所決若常罪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無忌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

議如初胃又駁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于法當輕若
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者頓殊敢以請乃免校
尉死刑其年九月盛開薦舉或有偽爲資蔭者上令
自省不省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曹斷流
上曰朕下勅不省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
卿疑責獄乎曹曰陛下旣付所司臣不虧法上曰卿
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曹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
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
許殺之旣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
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內上問大理卿劉德威

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
奸寬則寬奸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
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
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
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
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
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常挺奏仲文所犯
止當妖言今旣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
懷州人吳法至浪入先置鈎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
皆言指斥乘輿群斷處斬今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
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

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日者常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朕時恠其所執不爲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蹐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于我所見其仲文宜處於妖言上元三年九月左威儀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爲斫昭陵栢大理奏遂欲破其產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執奏稱不當死上召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栢是不孝必須殺之仁傑文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難居傑紂

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有盜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徙冀州土家十萬戶辛毗引裾即說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畏懼今陛下不納恐瞋目之後而慚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罪死罪具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旣無恒則萬姓何所措乎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自爲始也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抔土殺一將軍手載之下謂陛下爲何主此臣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爲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旣能爲善才正我豈不能爲我

正天下也武太后時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爲司刑
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顏餘慶與博州
刺史旭冲同反餘慶博州人冲先放粟債于貴鄉百
姓遣家人歛索託餘慶爲徵所得徵錢冲家人自買
弓箭餘慶兼收啓狀於冲直叙寒温并言債負不可
徵見得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
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慶爲市
遂奏餘慶與冲同謀反曹斷綠會永昌赦稱其與旭
真惡魁首並以伏誅其支黨未發將從原放遂准律
改斷流三千里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爲冲徵債直契
允謀又通書啓即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勅依

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可以謝
愆汚其宮寧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與旭冲交
涉爲冲理債違勅是情於冲致書往反爲驗旣屬永
昌恩赦在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日其與旭
冲等同惡徒黨魁首旣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
赦原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殲厥渠魁
名例律曰造意首魁即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已
露者旣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原宥伏請旣標
並字足明魁首無遺余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爲支黨
必其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
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

將同魁管結刑何人更爲支黨况非常之恩千載罕
遇莫加之罪萬死蒙生豈今支黨之人翻同魁管應
生之伍更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
德今赦而復罪即不如無赦生而又殺不如無生竊
謂聖朝伏不當爾余慶請當依律斷處流於支黨有
功玉階具奏太后大怒抗聲謂有功曰若爲喚作魁
管有功對曰魁是大帥管是原謀太后曰余慶可不
是魁管有功又對曰若是魁管也冲敗日並合伏誅
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勅徵債與也
冲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謂曰二月與冲徵債八
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又對曰所通之書據

狀是寒温其書搜檢不獲余慶先經奏訖通書徵債
只是支黨太后怒小解乃謂曰卿更子細勘問是支
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僚供奉及仗衛二三百人
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皆服其膽
力直而不撓故左相蘇良嗣男踐言踐忠踐義推事
使金吾將軍丘神勛奏稱請被法絞刑者奉勅依項
又有勅蘇良嗣往者頻被言告指驗非虛朕以其年
逼桑榆情熟眷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泊手歸壤之
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所司執法論
科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囚殺
之科特降非常之霈式延恩於朽體俾流德於幽魂

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
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勅免斲棺矜其籍沒其男踐
言等緣坐既在勅無文請准法處絞奉依者有功斷
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合坐絞刑但
為勅稱屈法伸恩特降非常之需又言念勞志切惟
舊情深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
字加恩父免斲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既寬籍沒之
典復免收錄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
遇恩原減亦准罪人原減法又云即緣坐家口雖配
沒罪人先死者亦免斲棺為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
父既得遇殊恩子便不拘常律踐言等並即不合緣

坐盡錄奏者奉勅踐言等緣坐合死朕惡殺不忍加
刑宜得免死配流○逆人丘神勣弟神鼎并男皎被
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丘鼎身居
文職黑襖子即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
州無辜不合輒造文燒却文狀分明請付法曹斷丘
鼎處斬家口籍沒者有功批云丘神勣弟先反弟合
沒官以憑狀推事跡可驗在于斷結理固難踰羊羔
稱投豫州作兩箇皂襖假令是實終在赦前况乃涉
虛何以為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勅不合推
科使人為鼎著皂衣將為叛逆曹司以燒却文狀處
以叛謀切尋此途頗傷苛酷且衣之五采隨人好尚

武夫一著豈限玄黃燒書雖匪赦前推勘須窮窟穴
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旣云拋著廁中又云鼎自裂破
書旣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論何事爲是簿帳爲
是讖圖竟不甄明遂無承款即處以斬乃籍沒其家
請更詳審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批丘鼎反逆夙蘊
包藏非執一途豈惟今日虺直豫州作逆之威于時
秩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言旋即合歸舍爲與虺真
相應于水道下嘉州更至荊州襄路過淹留遂經一
歲當聞豫州起送星夜即向唐州接荆河界首于縣
泉館遂共男駿俱作黑褐襖子擬充戰服即明事相
應接及聞真敗星夜奏來神都即將襖子布施天宮

寺明知原來所造緣反近以兄勳反彰之後復燒却
反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况又聖澤哀矜重令
來中丞推覆追究問鼎勘接逾明論其本愆事當萬
死徐丞內縱姦匿外詐平反奉勅令推反人得實寧
敢隱默者又依前斷者舉申秋官詳議者符下員外
鄭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朦朧作狀斟酌結刑
司刑此申過爲非理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歸
遣議何事仰尋聽推之按取勘憑信之由處分訖申
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
狀未分不反何爲燒書法家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
反鞠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朦朧奏後方便劄反

畧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宜入
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愚所規請更商
度者劉志素又批丘昂謀反與虺族同謀包藏日深
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批退欲縱
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狀孟浪即批批即不據
科條法外豈得依允惟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
故縱逆人之平即爲申秋官及臺集衆議奉勅依得
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有功議以緣
坐爲允又得夏官尚書楊執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
並無反狀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
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汾州司馬李

思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常秀告稱思順共秀竊
語云汾州五萬戶管十一府多尚宿宵奸設齋戒大
雲經上道語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
弟五箇者監察御史李恒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包
藏禍心研覈始引唐興辦占復承肅議請從極法奉
勅奏者司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
正批各從妖處絞只向常秀一人道狀當不滿衆合
斷三千里裴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宣判退
司寺官却議者有功議曰謀危杜稷罪合反條自述
休徵坐當妖例反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
定狀狀載事難越狀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

舍文而斷獄譬乘馬不俟銜勒過流不用隄防今判
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說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
思順大雲經書考釋共竊語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
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更無他證縱解三五
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蹤元非背叛之事
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豈曰文中據狀
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衆處流三千里焦元宜判具
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二十人議稱請依
主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留守司府卿千思言
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錄奏勅思順志懷
姦匿妄說圖讖唯其犯狀合實嚴刑爲其已死得免

籍沒者緣有功議遂免沒家○推事侯顧仲琰奏稱
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僞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
緣坐奉勅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按賊盜律謀反
者處斬在爲身存亡即無斬法也緣坐元因處斬無
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爲因他故犯非已
死例是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
于徒坐徒坐穎會鴻思今日却斷沒官未知據何條
例若情狀難捨勅遣戮屍除非此途理絕言象伏惟
逆人徐敬業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沒不許推尋未
敢比附勅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
容沒官申復依有功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

三數百家○推事侯奏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
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
執曰玄淑里正元得戶人緣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
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
協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論頗亦苛酷掩擯
元無影響皇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恨換其
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
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也流三千里疏
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
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不推情
徒從鄙見將或未允終湏重推錄奏勅依得宗君哲

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勅依會赦
免○御史郭弘霸奏宥州刺史皇甫懷節爲芳州司
倉薛璟所告稱共當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
籍沒者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宥州分竹
愛因羗叛奏使討今覿見思徵屏人共語即疑懷節
與徵同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旣無狀謀又
無由思徵伏誅一無牽引薛璟陷辟方始言璟元共
徵同情懷節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璟
合知徵在不知語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此州刺史奉
勅討羗白日入州官人參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
章反謀察獄以情未聞此理羗走出界無賊可擊所

領之兵更留何用爲此放散致將爲反節實以反更
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却非誣之狀于此更明懷
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反爲發兵遲斷爲官當
會赦總免○推事左臺監察御史盧僊奏請告事人問
趙推之得疑唐子產與推之手狀遣告長孫仲宣
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疑與推之手狀令告
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鎗稍謀反是實其長孫仲宣
是子產親舅爲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妾成蹊私通仲
宣旣知即罵辱子產爲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告謀
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令人告事虛應反坐
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爲首教令爲從推之爲首處斬

子產爲從處絞推之在禁若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
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產手狀即告今子產引虛
自是子產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決正斷奏
聞者有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產處得奉
勅勘當具狀是誣付法科繩以律處斬奏書臨決恩
旨遣停聖上爲子產引虛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
事律著正文告者爲首教者爲從若其事虛受責推
之合當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產纔霽薄賞律開此條
本防避罪爭功在于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勅依奏
遷有功爲侍御史長壽二年有勅公坐流私坐徒以
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内自首如其不

晉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爲犯罪未發許晉而原豈有未發之罪要令百日自晉不晉依法科罪深以爲不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寬誅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啓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罪赦後必湏令其自晉且鬪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之罪准律以罪之今赦前之事罪不自晉者還依律法論科即國家肆菁之恩徒自頒於天下便是萬萬有罪一罪不霑雖密雲不霽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愚

竊爲陛下不取經圖長久深爲未便臣忝當耳目之地謬處駁正之司知無不爲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所見付群官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臧之理奏聞庶刑獄不煩人無怨黷太后曰前代帝可即能達道自我作古所奏不湏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古臣即不敢然臣請付群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日即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覈之徒因相誣搆

共行深刻新都間總之內洛州牧院之中遞成秘獄
互相峻網塞戶瑾惣麗杖大枷邊攝掩捉匪朝伊夕
炬火圍宅刀捧闌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既
鞭勗曇弘義亦手刃張虔郭弘霸傳李思徵之晉王
弘義亦梟毛玄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目于斯時
也誰敢忠正遂于群邪之側衆譖之傍孑然介立守
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
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于仇讎矣徐公事跡
纂錄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以執論曰詳觀徐大理
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受一品官之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于陳郭之足倫固可
夏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令主西漢文帝時張

定國宣帝時為廷尉東漢陳寵郭誠吐至公用能
躬章帝時為廷尉皆遵仁明之主

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從已作
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于斯時而能
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捨忤龍

鱗者再三而以言度越前輩徐大理有功久為法官
後贈大理卿前後雪冤獄甚多被酷吏薛季景等奏
有功黨姦兒太后赫怒為法司結刑三經斷死則釋
于之輩豈至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
此其難乎

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以發生之月執奏以
為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由以非法害
之尹忠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
變之後其誑誤者並配流未行有常氏黨密奏請盡

誅之上令鞫斷大理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執奏曰御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即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十年八月冀州武強縣張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足事發上大怒令集眾殺之大理卿奏曰景僊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僊曾祖故司空寂往昔締構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承嫡據罪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看賢功實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累市之刑俾

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十五足便抵死刑乞覓爲贓數千死止當坐流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當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僊命射免魏死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逆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景僊曾祖寂定爲元勳恩倍恒數若寂動都棄僊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德遂決一百流配

赦宥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

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

故犯雖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

法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

殺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宥寬也人言殺殺

謂墨下服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識

謂愚人之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識

者遺亡若仇讎當執不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一赦曰

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

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疑

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墨辟疑赦其罰百鍰疑則赦

其當精察能得其理黃鐵也鼻疑赦其罪惟倍倍百鍰非辟疑赦其罰

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淫刑

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死

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降相因古之制也禮曰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

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

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

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

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

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者宮刑

勢不復生子如○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

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及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萬狀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或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鷄及鼓于闔閭門之右勒集囚徒千闕前搥鼓千聲脫枷鎖遣之宣制放其赦

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賊餘賊非見在及收贖之限內未送者並從赦○唐武德四年王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持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雷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何因王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兒婦啞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兇者賊良

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
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
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上
元元年十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
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
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
編入常式○武太后光宅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
融上疏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冬狩夏苗國之大事
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軋豆二賓客不易之
義也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
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祗輒睦萬土千帝之

塗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將
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
諸州乃以魚爲命河西諸國以肉爲齋一朝禁止倍
生姦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
流剗割爲事家業倘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
慮未能總絕但恐益赦惟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內
誠鼓刀者衆勢利倚依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
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
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義從容中刑典自然人
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盡善禁止屠殺以
活飛走亦同
赦宥用拯生人
故附于此下同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

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文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爲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于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物支供易殫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則常支又闕仁於小物豈若愛人賣鬻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勅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福猶勝彼○二月勅烏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來贖生犯者先决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九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

刑法八

寬恕 囚繫 舞荼 峻酷 開元格

寬恕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者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乃叛桀而歸湯○漢惠帝二年制曰今有誹謗之罪是使臣下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忠良其除之人或呪咀上以相約而復相謾謾欺也物爲要約其行呪詛復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吏以爲大逆其有犯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人之愚無知抵